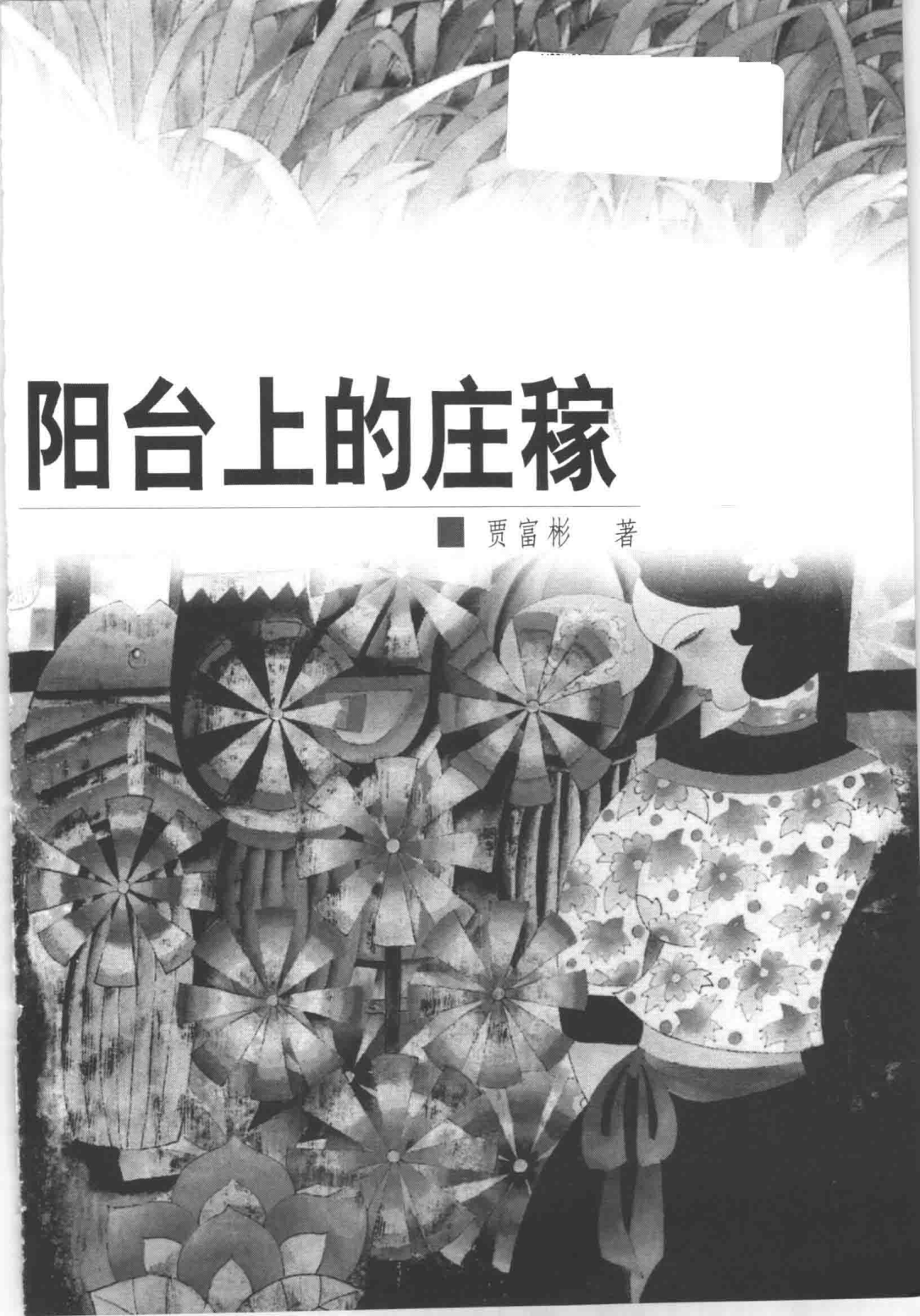


本书传递给你的是：
一种贫困中的温馨和落后里的坚守，
一种逃离喧嚣势利的亲切与憨厚。

阳台上的庄稼

■ 贾富彬 著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there are stylized, overlapping leaves or grass blades. Below them, a woman is depicted from the waist up, facing right. She has dark hair and is wearing a dress with a floral pattern. She is surrounded by numerous large, stylized flowers made of layered paper or fabric, creating a dense, textured effect.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artistic.

阳台上的庄稼

■ 贾富彬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台上的庄稼/贾富彬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8

ISBN 7-5004-3075-2

I. 阳… II. 贾…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4252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2

字 数 219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贫困中的温馨

——读贾富彬的散文（代序）

贾富彬同志的散文，写的都是他身边的小事，过去的回忆，没有惊涛骇浪，没有风花雪月，却平而不淡，朴而不拙，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他以一个农村学生的眼光写城市，用一个城市干部的视角看农村，便在二者之间看出了许多文化、习俗、伦理、心理上的不同，其间传达出一种贫困中的温馨，落后里的守信，和一种逃离喧嚣势利的亲切与憨厚。当然，也窥伺到一些不可歌颂却能原谅的人性弱点。由于文笔的轻松幽默，简洁朴素，读来兴味盎然，轻松愉快，有时也会留下一点淡淡的惆怅与些微的叹息。总之，他的散文很好读，他的读者很多。

富彬的文字幽默风趣。如《吃大桌》中写的“人在盘中碰筷子，狗在桌下抢骨头”的场面，《说媳妇》中写的“媒婆的眼睛和鲤鱼的眼睛对视了几分钟”便承诺了说亲的心理活动，等等。周谷城先生说“幽默是智慧超过需要的产物”。它既是一种语言风格，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如富彬写的《相亲》，先说城里的相亲如何简单只走走形式，男女青年是自由自在的，再来说农村的相亲如何细致繁琐如临大敌，男女双方是被动的，物化的，但同样充满着世代代平民百姓乐此不疲的好奇欲望和生活的芬芳。作者好像以身在高处的洞察和过来人的沧桑来微笑地看待这一切，于是在从容不迫无可奈何中避苦就乐。这是热爱生活的一种境界。

幽默伴随着讽刺。富彬的讽刺常常是讽而少刺。如《基础教育》：越没有文化的人越老实，越真诚，说的话也就越落后越不符合记者的需要，文化越高就越聪明（虚假），越迎合，说出来的话就越进步越可着记者的心愿。还是文化高的好啊！可文化高了人也变猾了——这是对现实对文化对人生的深刻讽喻，但它是以幽默风趣的笔调写出来的，笑过以后心里会有些沉重。《看吊孝》也有类似的感觉。

富彬的许多散文，都可以当作小小说来读。如《夜总会》，把一个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场所写的那样轻松美好，那位坐台小姐又如此脱俗出众，它使我想起郁达夫的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还有《迎春花》，《大大娘》等，都算得上是好小说。

亲情——是富彬散文的一个主旋律。他的早逝的父亲，辛劳的母亲，倔强健康的大娘，朴实厚道的弟弟，娇妻爱女，都一个一个活生生地走近我们。那是家族和故乡的根，也是经由他而延续下去的源流，它承载着我们的民族和历史绵绵脉脉地向前。在写到这些亲人时，作者很少评说，判断。对亲人，用不着多说，读者自会从中读出他的孝心爱意遍被华林。

两年前，一家报社举办了一次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征文活动。富彬的《坐火车》获奖，我忝为评委，在发奖会上与富彬相识，此后常有交往。我一直关心他的业余创作。现在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子出版了，要我写几句话，我便欣然从命，祝贺之余，自然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得更深更美。

宋遂良 2001年6月于济南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

目 录

贫困中的温馨	1
——读贾富彬的散文（代序）	
说媳妇	3
相亲	6
吃大桌	9
新娘哭嫁	12
走新客	15
扒媒的	18
阳历年	21
阴历年	24
看吊孝	27
送粥米	31
单县羊肉汤	35
正月里，正月正	38
“乱”花媳妇	41
订婚	44
坐火车	49
父亲的照片	51
享福的母亲	54

席梦思	56
陪母亲爬山	58
月饼	60
十元钱的花法	63
大大娘	65
二叔	67
喝酒的堂哥	70
表叔	73
女儿的问题	75
女儿睡着了	77
教女无方	80
女儿照相	83
女儿	85
学会等待	88
笑声	91
生日礼物	94
看病记	97
言传身教	100
喂蚊子	102
养鸡记	104
垃圾袋	107
点天灯	111
迎春花	113
基础教育	116
阿义	119



贷款记	121
受骗记	124
伙伴	126
忆苦思甜	129
不打枪	132
校长的巴掌	135
没升起的风筝	137
男生女生	140
用功	142
早恋	145
王老师	147
高老师	151
谢老师	154
考大学	156
上大学	159
见啥人说啥话	162
大学军训	164
卖茶杯	167
游泳历险记	169
丢包记	173
爱的力量	179
爱你，就要让你快乐	181
因为爱你	183
谈恋爱	186
婚姻不是试验田	188

夜总会	189
为失恋自杀	192
为失恋杀人	194
为失恋被杀	196
缘分	198
希望	201
情人节	203
不平衡	205
好人好事	207
摸彩票	210
体育彩票	212
福利彩票	215
思想工作	218
下饭店	221
吃饭	224
升官发财	226
可乐	228
阳台上的庄稼	230
别给我敬酒	232
去麦田边坐坐	235
环城一周	237
看球记	240
乞丐师父	242
休假的日子	244
给人让座	246
请人让座	249

元星	251
文字秘书	254
想变坏	257
喜欢冬天	259
苦瓜	261
登泰山	263
明星的标准	266
怎样寻找差距?	268
三陪小姐当出纳	270
后记	272



说 媳 妇

城市的人谈恋爱结婚，有自己认识自由恋爱自主结婚的，也有他人介绍的。在我家乡单县的农村，把这份儿月下老的工作称作“说媳妇”，具体执行月下老旨意的，多为老年妇女，即媒婆。也有个别老头，想做好事的同时想混两条鲤鱼吃，也给人说媳妇，因为根据单县的风俗，媳妇说成后，男方要给媒人买鲤鱼吃。不过，男人做媒人的情况很少见，要么是这个男人被亲戚求上门义不容辞，要么是他嘴馋得确实受不了了。

媒婆的“说”功一般都不差，若单论嘴上功夫，不亚于《水浒传》里的王干娘。想想看，单凭一张嘴，就能把相隔几里、几十里素不相识的一对男女撮合到一个锅里摸勺子，一个被窝里睡觉生孩子，没有一定水平是办不到的。

我们村里有个男青年，外号叫“白孩儿”，长得特别黑特别瘦。到了二十五岁上还没人提亲，在农村已经算是大龄的了。爹娘都急坏了，四处张罗着请人给儿子说媳妇，但本村熟悉情况的几个媒婆都不愿接这个“工程”，怕万一说不好影响自己权威和声誉，即使费力说成，如果将来两口子吵架闹矛盾，住在一个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面子上都不好看。

后经人指点，“白孩儿”的娘狠狠心，买了两条大鲤鱼和几盒点心，去请邻村的一位高手出山。邻村媒婆两只眼睛和鲤鱼的眼睛对视了几分钟，转头问“白孩儿”的娘：“大妹子，你想要什么样的儿媳妇？”“白孩儿”的娘说：“还能要什么样的？会干农活会生孩子就中。”媒婆说：“这要求不算高，这事包在我身上了。”“白孩儿”的娘心里仍不踏实，说：“咱这孩

子长的黑些。”媒婆一拍大腿说：“大妹子，你放心，这事你愿意，我愿意，加上女方共三家，三家已经有两家同意了，还担心什么？这事准成！”果然，过了几个月，“白孩儿”就娶了临村一个又白又胖名叫“黑妮儿”的姑娘。小两口站在一块儿，整个一个“白加黑”，但媒婆愣是能够给撮合到一起过日子。

介绍对象一般要介绍男女双方的情况，当然主要是介绍各自的优点和长处。说媳妇则不然，多数是做女方的工作，用甜言蜜语或花言巧语说动女方全家的心。因为多数农村男青年不是很挑剔，只要女方长相过得去，没缺陷会操持家，一般就会同意，所以主动去拜求媒婆的一般是男方，个别条件好的男青年例外。当年，我父亲是村干部且门风口碑不错，我读中学时就有几家姑娘争着要许给我，有些媒婆争着向我母亲“推销”手中的姑娘，一个个被说得模样俊俏温柔贤惠，我的心都被说动了，但我母亲态度非常坚决，她老人家高瞻远瞩地说：“俺家富彬以后要到城里工作，不能说农村的媳妇。”硬是得罪了几个媒婆——也得罪了我。

到了我二弟该说媳妇的时候，媒婆是我二姨。二弟文化低，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女方一打听，不大乐意。二姨跑了几次女方家，说二弟如何老实，如何能干，均不见效。不过，这难不倒二姨，二姨虽然文化不高，但懂得如何扬长避短，她换了个角度说：“富刚的大哥（即我）在济南公安局（实际是检察院）工作，经常办案子抓坏人，以后过日子谁也不敢欺负你家闺女！”唬得一个很贤惠能干的姑娘动了心，最后成了我二弟的媳妇。

由于说媳妇主要靠媒婆的一张嘴，而媒人为了提高效率，显示自己的工作水平，有时也免不了虚报情况和稀泥，所以，聪明的家庭除听媒婆介绍情况外，还要通过亲戚朋友多方刺探情报。我读大学期间，收到高中同学瑞兵的信，信中说，别人给他介绍了个女孩叫爱华，跟我邻居姓李的老师是亲戚，请我

谈谈爱华的人品等情况。当时我跟爱华只见过几面，详细情况并不了解，就如实给瑞兵写信说我对爱华并不了解，并告诫他婚姻大事要慎重，不可操之过急等等。信还没发走，又收到爱华的信，说有人给他介绍了个男朋友叫瑞兵，听说瑞兵跟我是同学，请我介绍一下瑞兵的情况。

看着两封信，我心中暗乐。吃柿子拣熟的捏，先给爱华回信，说瑞兵正直善良豪爽幽默好学上进品德高尚助人为乐不可多得；再把先前给瑞兵的信撕掉重写，因为我当时对爱华确实了解不多，现翻的词典，说她温柔恬静朴实能干尊老爱幼五讲四美三热爱两个文明一起抓真是世间难寻。两人都信任我，这婚事就成了。结婚后，小两口一起到菏泽市做小生意，发了笔小财，生了个小子，小日子挺红火。我无意中当了一回“说媳妇”的，而且成功了！只是结婚不久爱华就夺取了家中的财政大权，我去菏泽时，瑞兵就“埋怨”我当初提供情况不准，原以为爱华只抓“两个文明”，没想到把财政大权也抓起来了。

相 亲

在城里谈恋爱，一般是一对男女先私下联络，明来暗往，即使女儿偶尔晚归，做父母的也不会追根究底。等到两个人想合穿一条裤子也不嫌难受时，才开始给双方家庭汇报。

女方领导说：“星期天领他来家吃顿饭吧。”由于女孩子事先已有指示安排，小伙子这天表现特别好——文质彬彬，恭恭敬敬，勤勤快快，平时在单位打壶水都懒得动，这天总嫌未来岳父母家可干的体力活太少，恨不得把地板连拖十八遍。女方父母看小伙子挑不出大毛病，一般就会尊重女儿的选择。

过几天，男方领导也说：“礼拜天领她来家吃顿饭吧。”女孩来到男友家更乖巧——小脸羞答答的，小眼笑咪咪的，小嘴甜丝丝的。老人一看自己的儿子领来这么好的姑娘，也不知用什么手段骗来的，自然没什么意见。总之，在城里相亲，双方父母的意见就像单位的分管领导，等部下把工作干完了，象征性地把把关，签个字，走走形式。

在农村则不然，像我老家单县农村，相亲时家庭的意见是主要的。媒婆提亲之后，男女见面之前，先要双方家长特别是女方家长同意，就像从这单位往那单位调动工作一样，需先征得双方领导批准，一方同意接受，一方同意放人。如果原单位领导不放人，基本调不成，除非你去意已决，非调那单位不可，最后要么父母心软让步，要么辞职不当女儿了。男方家庭把关相对宽一些，因为男方家庭编制未满，像传宗接代这类专业性技术较强的工作正缺人手。女方家长总怕自己女儿嫁过去受罪，对男方的考察比有些单位洽谈合资项目前对外商的考察

细得多。

相亲的第一步是先相男方的家庭。由媒婆领着姑娘的嫂子或堂嫂子二至三人组成的考察团到男方家，看看房子盖得跟不跟形势（这就是农民有了钱先盖房子的原因），粮缸多不多，满不满，家中布置阔不阔。经细看确信男方家庭还算富裕，闺女嫁过来不至于吃不饱穿不暖之后，才进入相亲的第二步——相人。

农村的男青年被相看，可没有城市的男青年那么运气——成不成的先混顿饭吃——是很难过的一关。我弟弟相亲是在某一年的正月初三，我正好回老家过年，跟着参加了。父亲当时已经生病偏瘫，不能亲自挂帅，但他躺在床上仍忘不了作战前动员：“去了以后要见机行事，人家女的若愿意，咱就愿意；人家女的若不愿意，咱无论如何也不能愿意。”母亲、婶子、我、两个堂弟媳妇拥着弟弟出征，那天母亲特意让我穿上检察制服以壮声威。相亲战场摆在山东单县到安徽砀山的一条公路边，我方在公路北，对方六七个女人在公路南，二姨是媒人，来回跑作联络员。先是二姨领着弟弟走到女方阵营，让对方一帮女人用挑剔的眼光，看贼似地看个仔细，审个明白。

过了这一关，才能让弟弟和姑娘“见面”。弟弟壮着胆子迎上前去，明显底气不足。两人去了公路边的一个打麦场，双方家人都紧张地盯着，但听不清两人说什么。过了几分钟，各自回营报告。如果彼此相不中，相亲就此结束。弟弟和姑娘彼此第一印象还可以，则进入下一个程序——“谈话”。两人又去了打麦场边，这次谈了半个多小时。因弟弟一直对谈话内容保密，所以虽然如今弟弟已和那姑娘结了婚，但至今我不知当时两个陌生人会谈些什么。

“谈话”之后，进入相亲的关键环节——给见面礼。二姨问清女方对这门亲事满意后，领着姑娘一个人来到我方，向姑娘介绍这是谁，那是谁。姑娘叫一声，被叫的人就要给她见面